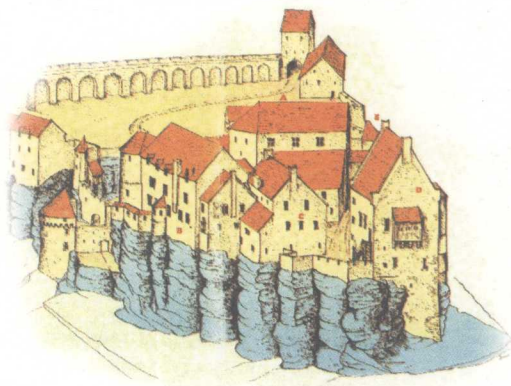


Alain-Fournier

大莫纳

Le Grand Meaulnes

〔法〕阿兰-傅尼埃 著 许志强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Alain-Fournier

大莫纳

Le Grand Meaulnes

[法] 阿兰-傅尼埃 著 许志强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莫纳/(法)傅尼埃(Fournier, A.)著;许志强译.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9.4

(现代经典·第1辑)

ISBN 987-7-5329-2927-6

I. 大… II. ①傅… ②许… III. 长篇小说-
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5378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9 插页/2 千字/204
定 价 23.00 元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寄宿生	3
第 二 章	四点钟以后	11
第 三 章	“我时常怀着极大的喜悦站在制筐社门口……”	15
第 四 章	逃跑	20
第 五 章	马车归来	25
第 六 章	有人敲窗户	30
第 七 章	丝绸马甲	36
第 八 章	冒险	42
第 九 章	停留	46
第 十 章	羊栏	50
第十一章	神秘的领地	53
第十二章	威灵顿的房间	58
第十三章	奇怪的游园会	61
第十四章	奇怪的游园会(续篇)	65
第十五章	相遇	71
第十六章	弗朗茨·德·加莱	80
第十七章	奇怪的游园会(终篇)	87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海盗	95
第 二 章	伏击	101
第 三 章	校园里的江湖艺人	106
第 四 章	神秘的领地露出端倪	113

第五章	穿艾丝巴莉的人	119
第六章	帷幕后的争吵	124
第七章	绷带拆除了	129
第八章	警察!	132
第九章	寻找迷失的路径	135
第十章	洗衣日	143
第十一章	我背叛了朋友	147
第十二章	莫纳的三封信	152

第三部

第一章	浴水党	159
第二章	在弗洛朗丹家	165
第三章	幽灵	175
第四章	我带来了消息	183
第五章	远足	190
第六章	远足(终篇)	196
第七章	结婚日	204
第八章	弗朗茨的呼叫	208
第九章	在房子里	214
第十章	弗朗茨的房子	220
第十一章	雨中的交谈	227
第十二章	重托	233
第十三章	练习簿	241
第十四章	秘密	244
第十五章	秘密(续篇)	251
第十六章	秘密(终篇)	258

尾 声	263
-----------	-----

阿兰·傅尼埃和《大莫纳》(译后记)	许志强 268
-------------------------	---------

第一部

第一章 寄宿生

第一章 寄宿生

他是在 189_年 11 月的一个星期天出现在我们的房子里的。

房子已不再是我们的了,可我还说“我们的”房子。自从我们离开

那个地区,差不多过去十五年了,而我们是不打算回到那儿去了。

我们那时住在圣-阿戈特中学的场院内。我跟其他男孩子一样,管

我的父亲叫赛雷尔先生。他是中学校长，还负责高年级课程，这个课上

的学生为预备教师的资格考试而学习。他把年幼一点的孩子留给我

母亲。

那是一座长长的红颜色楼房，矗立在村子的边缘；墙上覆盖着弗吉

尼亚爬山虎,还有五扇镶有玻璃的门;一个用做操场的很大的庭院,它

的遮棚可以用来遮挡雨水;有一个盥洗房,还有一座大院门,从它们那

一侧可以眺望村庄。北面是一扇小院门，朝向那条距离火车站三公里

远的大路。在南面,在房屋的背后,是一大片花园、田野和草场,朝着郡

县的边界绵延而去。这便是我生活过的一个场景,有我最苦恼和最宝

贵的日子；这里是一个家园，我们的冒险活动涌流而出，然后返回，像波浪拍打着孤独的岬角。

是名册簿上指指画画的铅笔，要不就是哪一位督学或是地方上的长官做出的决定，才把我们送去那个地方。就在暑假将尽的时候，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一辆农夫的双轮运货马车赶在我们的家什用品运抵之前，把我们放落下来，母亲和我，面对着那扇锈迹斑斑的小院门。有几个小孩子在园子里偷桃子，他们悄悄钻过篱笆的豁口溜烟跑掉了……我的母亲——我们叫她米莉——可是世上最精细的家庭主妇了，她立刻匆匆走进屋子，穿过那些散落着尘土和稻草的房间，然后便得出毫无希望的结论，就像她每次搬家时都要数落的那样，这样局促的地方怎能放得下我们的家具呢……于是她出来跟我诉苦，一面唉声叹气，一面不停地用手帕擦拭着我那孩子气的脸蛋，从那上面揩去旅途的尘垢。接着又回到里面，清点门和窗子，看看我们住进去之前哪一些得封堵起来……而我呢，站在这座沙砾铺地的陌生的院子里，头戴一顶饰有缎带的宽边草帽，只是等待着，至多是朝那口井还有那个车棚怯生生地张望一下。

这至少是现在我“想象”的我们抵达时的情形。因为，一旦想要去唤回那个遥远的记忆，在圣-阿戈特操场上的第一个黄昏，那种朦朦胧胧的等待，即刻便有另一种等待从记忆中冒出来：我又看见我自己，两手紧按在大门的栅栏上，焦急地守望着那个很快会沿着村里大街走来的人。现在，如果要去想象我度过的第一个夜晚——那必定是在阁楼上度过的，处在顶层的储藏室中间——我所回想起来的又是另一些夜晚：在那个房间里我已不再感到孤单，一个高高的影子在墙上移动，来来回回，动个不停，而且是那么亲密。而那整个宁静的场景——那所学

校，老马丁田野上的三棵胡桃树，四点钟时必有女访客闯进来的园子——所有这一切，在我的记忆中是永远被搅乱了，由于那个人的出现而无可挽回地变形了。那个人彻底扰乱了我们青春期的生活，哪怕是在离我们而去的时候，也不让我们松一口气。

可我们在那个地方已经过了整整十年，这个时候莫纳才初次到场。

我十五岁。那是十一月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这一天开始有了冬天的气息。米莉一整天都在为那辆迟迟不来的送货马车而感到坐立不安，那辆车是从火车站过来的，要给她捎来一顶换季用的帽子。她把我一个人送去做弥撒，然后快要到布道的那一刻，从唱诗班男孩们的座位上我已经把脖子伸得老长，盼望着她头戴那顶新帽子走进教堂。

午后也是一样，我得自己一个人去做晚祷。

“再说呢，”她一边说着话安抚我，一边用手上上下下掸着我那套星期天的服装，“就算是他们把它给捎来了，我敢说，我也得花上整整一个星期天来改做它。”

在冬季，我们的星期天常常是过得一成不变：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动身出发，去往远处的雾气弥漫的池塘，坐在船里钓他的梭子鱼。而母亲则隐退在黑糊糊的卧室里，在重新改做她那些粗陋的衣裙，直到夜幕降临。她这样子把自己给关闭起来，是因为怕那些来访的女士，那些跟她一样穷又一样骄傲的女士撞见她在做这种活计。而我做完下午的礼拜回到家里，只好捧着一本书在冷飕飕的餐室里等待着，直到她把房门打开，从里面亮出她的劳动成果。

单单就在那个星期天，教堂门前一阵小小的激动，让我做完晚祷之后一直逗留在户外。门廊下在举行一个施洗礼，引得一帮街头小混混

围成一堆。广场上，几个村民已经穿上消防队的外套，把来复枪堆放在一起；他们冻得瑟瑟发抖，在那儿跺脚，聆听那个下士布雅东的讲话，听他如何在理论上迷失自己……

然后，施洗礼啞啞敲响的钟声突然打住，好像是节日喜庆的钟声敲响，但是敲错了时辰也敲错了地方。布雅东和他的队伍，肩扛来复枪，跟在消防车一侧慢吞吞地溜小跑。我眼看着他们拐进一条背街小巷消失不见，后面不声不响地跟着四个小娃娃；他们厚实的鞋底嘎吱嘎吱地踩着冰冻地面上的细树枝。我不敢跟在他们后头去踏上那段冰冻的地面。

村子里的一切都沉寂下来，只有达尼尔咖啡店里还人声鼎沸。顾客将身子探过玻璃酒杯，从那儿传来此起彼落的喁喁交谈。我贴着大操场那堵低矮的围墙顺路回到大门口，那堵围墙将我们的房子跟村庄隔开。回家这么晚了，让我心里感到很内疚。

大门敞开在那里，而我立刻就明白，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在餐室的门外——敞向庭院的五扇镶玻璃的门中最近的那一扇——果然有个头发灰白的女人，向前弯着身子，透过窗帘缝一个劲儿地在张望。她细小伶俐，戴着一顶老式的黑天鹅绒无檐女帽。她清瘦的面孔很优雅，但是脸上布满焦虑。乍一见到她那种奇怪的忧心忡忡的样子，我不由得在大门口的第一个台阶上停住了脚步。

“天哪，你说他还能跑到哪儿去呢？”她嘀咕着，声音不高也不低。“他跟我在一起还不到两分钟哩。这个地方他已经查看过一遍了——他怕是自己一个人跑掉了……”

她在那儿自言自语，每停顿一次，就在窗玻璃上轻轻地叩击三

下——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看来是没有人出来招呼这位不明身份的访客进屋去。那么我想，米莉的帽子总算已经到达了，而她将整个世界都忘在了脑后，在那个红房间的深处，靠在床边上，床上撒满了旧的缎带和发僵的羽毛，在那儿一个劲儿地缝缝扯扯，在重新制造那顶令她半信半疑的帽子……结果，我刚一踏进餐室，身后还紧跟着那位访客，母亲就露面了，她用两只手扶住头顶上那个由金属线、丝绸和羽毛组成的装置，整个儿都还显得有点不太稳当呢……她冲我微笑，由于在薄暮的光线里干了那么长时间的细活，她那双蓝色的眼睛看上去有些疲倦，然后她叫嚷起来：“瞧！我一直在等着让你看……”

但是瞥见有个陌生人坐在房间另一头那张大大的扶手椅上，惶惑之中她的话只说了一半，便迅速将帽子摘下来。而在随后的整个面谈过程中，她一直是将帽子搂在胸口，就像是一只倒扣的鸟巢。

那位戴着黑天鹅绒帽子的女人，在两个膝盖中间攥着一把雨伞和一个手提皮包，开始说明她的来意；频频地点头，那种措辞和声音都配合得像是某一位应邀来访的女士。她已经恢复了矜持的态度，而只要一谈起她的儿子，她又摆出那样一副既优越又神秘兮兮的样子，弄得我们都非常诧异。

他们是赶了车从费尔特-东吉永来的，离圣-阿戈特十四公里的路程。是一个寡妇，而且家境相当富裕——这是她让我们领会到的——有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安托万已经不在，有一天兄弟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跳进一个被污染的池塘里洗澡，当晚那个小儿子就突然死掉了。她决定把大儿子奥古斯丁寄宿在我们这儿，在高年级的班上就读。

将新来的寄宿生主动提供给我们之后，这会儿她又为他大唱起赞歌来，不再是刚才我在门口看到的那个无足轻重的小个子了，在那里窥视着窗户，一副可怜巴巴失魂落魄的模样，就像是一只母鸡把它窝里的那只丑八怪的野小子给弄丢了。

她用那种极为自得的口吻跟我们讲起她儿子的一些情况，那都是叫人不胜惊异的。就为了让她高兴一下，他会光着两条腿沿河边跋涉，走上几十里路，从他发现的一处灯芯草丛里给她弄回一些母松鸡和野鸭子的蛋……他还会摆放弓网……前天晚上他就在林子里寻找到一只让罗网给套住了的野雉……

我看了米莉一眼，我是连罩衫上撕破一个口子都不敢回家……

可是米莉不再听那位访客讲话了，她甚至还做了个手势让大家都安静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鸟巢”摆放在桌上，悄悄站起身来，仿佛是出其不意要将什么人一把揪住……

头顶上方那个杳无人烟的里，堆放着去年七月十四日剩下的一半都已烧焦的烟花，从那儿响起一阵无名的脚步声。那步子非常沉稳有力，一会儿走过来一会儿走过去，踩得天花板吱吱嘎嘎摇动起来。尔后脚步声远去，穿过昏暗空旷的顶楼储藏间，朝着那些废弃不用的助理教员的房间走去，在那儿我们把楸树的叶子铺开来晾干，把苹果烘熟。

“就在刚才我还听到过的，”米莉悄声说道，“从那楼下的房间里。弗朗索瓦，我还以为是你哩，从教堂回家来……”

没有人搭腔。这会儿我们三个人全都站立起来，心怦怦地跳动着。厨房楼梯顶端的那扇阁楼的门已经打开。有一个人走了下来，穿过厨房出现在餐室的门口，在朦胧的昏暗之中站在那个地方。

“奥古斯丁，是你吗？”

那是一个高高的青年，大概十七岁。天色太暗了，几乎是什么都看不清楚，除了依稀辨认出他头上戴着一顶农民的毡帽，那顶帽子推落在脑袋后面，还有那件黑布罩衫按照学童的方式紧绷绷地拴着。可是我能够看见他在发出微笑……

他看见了我，然后还没等别人来得及让他做出解释，便问道：“到外面院子里去转转？”

我犹豫了一下。然后看到米莉也没说什么，我就拿起帽子走到他那边去。我们穿过厨房来到外头，越过庭院，朝着已经深深隐没在阴影之中的遮棚底下走过去。在黄昏微明的光线中，我仰起头来瞥见他那张有棱有角的面孔，他笔直的鼻梁，还有毛茸茸的嘴唇。

“瞧我在你家的阁楼上找到些什么，”他说道，“你就从来都没想到过要上那儿去看一下吗？”

他拿出一个熏黑了的木头小轮子，上面缠绕着导火索烧了一半的几根爆管。毫无疑问，是去年七月十四日烟花大会上展览的名叫凯瑟琳轮子的一种烟花。

“还有两个没放掉呢。不过我们照样可以把它给点着喽。”他的那种声调好像是在说，希望过会儿还会有更好玩的发现。

他把帽子往地上一扔，这时我看见他像农民那样剃着一个板寸头。他给我看那两根爆管的导火索，包着纸捻的绳芯，已经让火焰吞噬过，烧焦之后又让人给丢弃了。他把轮子的车毂插进沙砾地里，掏出一盒火柴——这个让我瞠目结舌，我们可是不准带火柴的——小心地弯下腰，用火点着了纸绳，然后抓住我的手，迅速将我往后一拉。

我母亲和莫纳夫人一起走到门外，有关寄宿的费用都已经讨论过并且谈妥了，这时她看见两大束红色和白色的星星从遮棚底下蹿起来，

像风箱那样嘶嘶作响。而她足可在一秒钟之内瞥见我身披神奇迷人的红光站立在那儿,牵着新来的高个子的手,毫不退缩……

这一次,她还是没有什么话要说。

而就在那天傍晚,一个静悄悄的伙伴在我们家的那张桌子上吃饭了,他闷头对着盘子,丝毫没有留意到有那么三双眼睛什么都不看,就只看着他一个人。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但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她没有看任何人,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指在盘子上轻轻滑动,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她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带着一丝颤抖和不安。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但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她没有看任何人,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指在盘子上轻轻滑动,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她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带着一丝颤抖和不安。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但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她没有看任何人,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指在盘子上轻轻滑动,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她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带着一丝颤抖和不安。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但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她没有看任何人,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指在盘子上轻轻滑动,仿佛在寻找着什么。她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带着一丝颤抖和不安。

第二章 四点钟以后

我很少出去跟村里的孩子们玩，因为直到那个时候，直到 189_这一年，我的膝盖还患有一种虚弱的病症，这让我变得胆怯而又落寞。我现在仍能看见我自己单靠一条腿在那儿跳跃着，想尽量去撵上那些比我灵活得多的小孩子……

所以说，通常我是不准许外出的。我记得有那么几次，米莉是怎样撞见我一瘸一拐地在那儿跳跃着，跟街头的那帮小混混弄在一块，虽说她一向为我感到非常骄傲，这个时候她会把我弄回家去，还少不了要掴我几下……

室，缕缕黑烟缭绕不散。外头的操场上，是最后几个蹦蹦跳跳的游戏——之后便是夜晚。而那两个轮到值日在那里打扫教室的学生，跑到操场屋顶的挂衣钩下面，伸手去取带风帽的短斗篷，然后把篮子挂在臂弯上飞也似的跑掉了，留下半开半合的门……

随后，只要白天的一线余晖尚存，我会走进与镇公所毗连的那座大楼里，坐在档案局的某个角落一个人躲起来，和那些死苍蝇还有在冷风中呼啦啦飘动的宣传画在一起。我捧着一本书，坐在那架旧的台秤上面，正好靠近那扇俯瞰花园的窗户。

当夜幕四合，附近农家院落里的狗开始狂吠，当我们家小小的厨房窗户里透出灯光的时候，我就回去了。这会儿母亲正在那里张罗着晚饭。爬上两三级楼梯，从狭窄的厨房通到那个阁楼上去，而我会坐下来，一言不发，将脑袋顶在楼梯冰冷的扶手上，借着跳动的烛光默默地看着她拿起那支蜡烛去引火……

但是有人来了，把所有这些温馨的、孩提时的乐趣都给扼杀了。有人吹灭了那支蜡烛，它曾为我照亮弯腰做晚餐的母亲那甜美的面容。有人熄灭了那盏灯，在它的照耀下，我们是夜晚的时辰中快乐的一家人，每到那个时候，父亲已经将玻璃门上的木头窗户板都一扇扇地关上。而这个人就是奥古斯丁·莫纳，没过多久，别的男孩子都开始叫他大莫纳。

一朝他成了寄宿生，就是说，在十二月最初的那几天，到了黄昏的四点钟以后，学校里便不再是空荡荡的了。那个时候，每天总会有一二十个大男孩留在教室里，虽说那儿有哐当作响的门把冷风给放进来，还有噼里啪啦的扫帚和提桶。那些从村子里还有从乡下来的男孩子，全都簇拥着一个中心人物——莫纳。然后便开始无休无止的讨论，没完